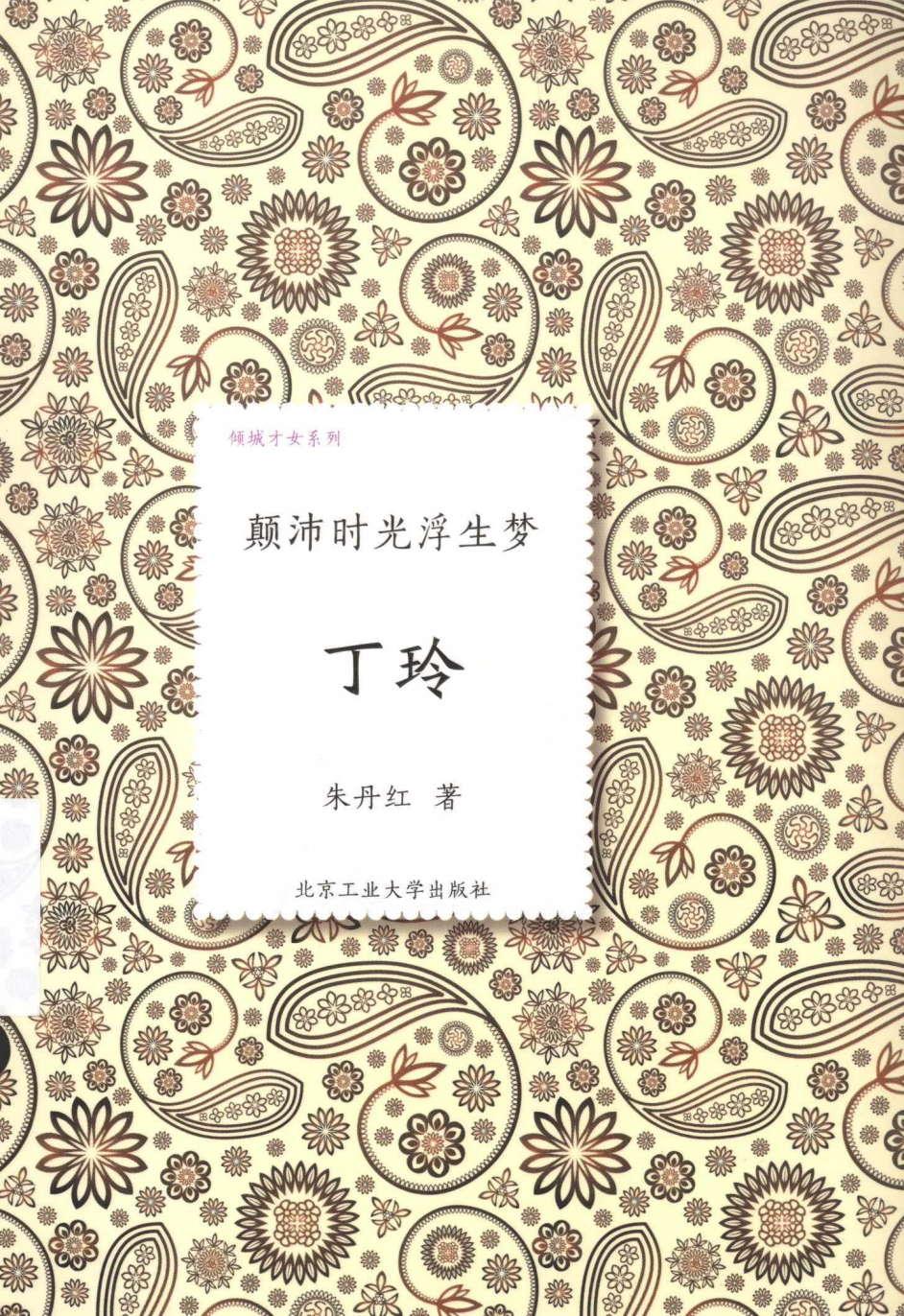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倾城才女系列

颠沛时光浮生梦

丁玲

朱丹红 著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倾城才女系列

颠沛时光浮生梦
DIANPEI SHIGUANG FUSHENGMENG

丁玲
DING LING

朱丹红 著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颠沛时光浮生梦：丁玲 / 朱丹红著. —北京：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13. 5

(倾城才女系列)

ISBN 978-7-5639-3462-1

I. ①颠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丁玲 (1904~1986) —传记
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7562 号

颠沛时光浮生梦——丁玲

著 者：朱丹红

责任编辑：周 雪

装帧设计：刘 源

出版发行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：郝 勇

经销单位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mm×1092 mm 1/32

印 张：9.75

字 数：167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639-3462-1

定 价：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序

影像，总是脑海中能够形成的最直观，且最清晰的印象。文字，总有些过于含情脉脉，有点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，比不得影像第一时间跳将出来的鲜艳分明。因此，当提到丁玲时，我首先回忆起的，是她的模样。

原谅我的粗鄙和肤浅，总习惯先仔仔细细地相看一个人的相貌，再去窥视和体味他的内心和灵魂，因为我总单纯偏执地坚信相由心生。

那方小像上的丁玲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容貌算不上倾国倾城。后人最爱在过往才女身上穿凿附会，欢喜每个才情四溢的女子都美貌得举世无双，好形容她们才貌双全，以显示她们的确是得天独厚的，上苍格外垂怜的。然而，丁玲虽然没有颠倒众生、惊艳粉黛的颜色，却亦是细眉长眼，清秀婉约。都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那时的

丁玲，有着好年华，又有着好才华，很有种温柔沉静的神韵。

其实年轻时候的丁玲，还很有些傲气的。自命清高的女子往往会教人讨厌，而隐然有傲骨的女子，却通常令人钦佩。丁玲虽生逢乱世，烽火硝烟却没能磨平她的棱角和锋芒，她更像是出鞘的剑，也像是鲁迅笔下的战士。身为女子，一旦有了战斗的灵魂与敏锐的心窍，总会格外光彩夺目的。

时光，是永恒的命题。

迟暮，则是人类永远的悲凉。

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

老去的丁玲，是从容的，也是优雅的。尽管曾经光洁的额，不可避免地爬上了几缕岁月的细痕；曾经乌黑的发，落下了时光的沧桑。她依旧笑意清浅，姿态温柔。此时的她，已经走过人生绝大多数的旅程。她的人生，有种不可复制、无法粘贴的圆满——生于富贵之家，有位合格而开明的母亲，经受过严霜，也快意过爱情的蜜甜。有家庭，有事业，有名声，有阅历，女人如是，已足够骄傲。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女子，同样也作为一名普通女子，丁玲深切洞悉命运的残酷和不可强求，所以她的双眸里，才会有

那样的宽容与安宁。

年华渐远，前尘中曾纷扰过的点滴，终将化为尘土，如同深壑里开过的繁花，循着生命中写好的轨迹，萌生，盛放，惊艳，尔后凋零。尘世苍茫如海，我们不过是最微小的尘埃，而我们只需要相信、坚守内心的独立，寂静相守，默然欢喜。届时，我们会是自己最骄傲的繁华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半生流离如一梦 / 1

故里 / 1

童年 / 9

少时 / 17

青春 / 25

涅槃 / 31

第二章 关山万里忆木兰 / 40

风起 / 40

云归 / 47

铿锵 / 55

执着 / 62

前路 / 69

夙缘 / 77

第三章 一寸相思一寸灰 / 85

青梅 / 85

相遇 / 93

鸳盟 / 100

携手 / 108

离心 / 115

长诀 / 123

第四章 风雪一夜入人间 / 132

镜影 / 132

战场 / 138

非梦 / 145

前尘 / 154

信徒 / 162

古道 / 169

第五章 冰心一片在玉壶 / 177

探寻 / 177

相会 / 184

相知 / 189

重逢 / 195

相许 / 201

第六章 莫愁前路无知己 / 207

沉香 / 207

萍踪 / 213

流年 / 220

浮沉 / 226

莲生 / 233

第七章 春风不掩桃花面 / 241

新城 / 241

欢愉 / 247

时年 / 253

是非 / 259

馥郁 / 265

第八章 犹记惊鸿照影来 / 271

重逢 / 271

尘霜 / 278

丹心 / 283

晚香 / 287

伊人 / 292

后 记 / 299

第一章 半生流离如一梦

故 里

故乡，这是一个多么温暖亲切的字眼。

一个生命，瓜熟蒂落，伊始之地，是从这个温暖字眼上，缓缓展开的。守着故乡，过了一辈子的人，永远都不会晓得，游子们的思乡之苦。有人怀念江南草长莺飞，春暖花开的喜悦；有人思念塞北风沙满地，金戈铁马的锤炼；有人渴求西疆天阔云低，碧水蓝天的清澈。

魂牵梦萦时，万般总不离乡愁。

南北千山与万山，轩车谁不思乡关。

然而我们依旧要庆幸，在这个苍茫的人世间，我们还拥有一个可以等，可以盼，可以思，可以念的所在，它可以

被我们妥帖珍藏在心灵最深处的地方,安然守护,如守护一场最美好的梦。人世存在太多的变故,风水常转,霜雪时回,唯有这场关于童真,关于无忧,关于纯净灵魂的故土之梦,它在那里,永不会变。

每个人都拥有这样一个梦。

一辈子守着故土不曾远离的人,无法体味半生流离后,对故乡的渴切。总有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,远离故乡。那或许是为了追求某个孜孜不倦的梦想,或许是因为某些无法言说的悲凉。自求或被迫,可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,故乡魂,将会是最坚韧、最可靠的依归。

魂归故里,落叶归根。

恐怕在所有游子心中,都有这样一个执着沉默的愿望。

故乡,它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烙印,跟随我们一生,悄无声息地落地,生根。江南的温柔,塞北的豪爽,西疆的清朗,这是一种无法言说,又无法摆脱的气韵。将乡音更替成纯正的官话,需要多久,至多不过一两年;将故土习俗换置成异地风情,需要多久,至多也不过两三年。乡音易改,故习易更,唯独故乡给予我们的印记,无法磨灭。

湖南临澧,这个湘江、沅江、澧水三支河流交汇而形

成的小县城，依山傍水，风景独好。

桃源武陵山的余脉，千古洞庭形成的盆地，一直延伸到了这里。踏上这片土地，就让人无法控制思绪，只想用王勃那句“人杰地灵，物华天宝”加以描摹，加以形容。流云，在浩瀚的天际徘徊；江流，从源头永不间断地奔往前方。哪管岁月更迭，风云变幻。

这里，历来烟火鼎盛。曾经，在这里，也诞生过不少伟人，但时光流逝，总有那么多名字会被我们遗忘在身后，我们所能记住的，只是最出众的，或者是触碰过我们心灵深处那根隐秘琴弦的。人生而孤独，如果没有这些温柔的美好的事物，我们拿什么来丰盈苍白的岁月。

我能记住这个寻常又不平凡的小城，源于丁玲。而我能记住她，或许是因为她的“莎菲”，或许因为我们同为女子，后者可能可笑，世间女子千千万，美貌的娇娆的温柔的可爱的，每一朵都是与众不同的花，可是没有一朵花，像她那样勇敢坚定，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。

不是每个人都有跌倒了，就爬起来的勇气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在经历无法想象的磨难后，能再度风华的傲岸。我所佩服的，不过是她的勇气，她的心。

这个藏于三江，始于沃土的小城，如今已穿上了时代

的华裳。高楼次第拔地而起，各种现代化设施屡见不鲜。然而它并未遗忘自己的历史，抛却自己的过往，尽管那些历史的见证，已经有些格格不入。

江边依旧立着的古老吊脚楼，每日听着江水咿呀独唱，寂静地，沉默地迎来送往，它身上斑驳着旧日痕迹，每个角落，都写满了故事，如日光悠长。在这里，我追寻着那位勇敢女子的足迹，跋山涉水，风尘千里。只是我不曾预料，她曾生长的地方，几乎跟这座繁华的小城毫无干系。

黑胡子冲——丁玲最原始的故乡。这是个需要骑马、坐轿才能一窥真容的小村，在纷扰喧哗的红尘里，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处清幽动人的所在。草木幽深，繁花似锦，这里干净得当真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

我想，我们是需要出来走走了。

在这个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时代，我们只要守着一台小小的电脑，仿佛就能够遨游整个世界。然而，那样的世界，是不是我们能够用手触碰，能够俯首轻闻、侧耳倾听的世界？那些快捷方便的现代化设施，是不是足以值得我们用触手可及的真实去交换呢？

浸透红尘日久，我们着实需要开门推窗，亲自寻访一处能够洗净疲惫心灵、净化风尘外衣的地方。

而这个地方，有山有水有竹林，遍布绿意，美好得像是许久许久之前，哪位吟游诗人低吟浅唱的一首诗。大约也只有这样的地方，才能养育出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了。好比沈从文笔下的翠翠，换了湘西幽幽风水，替了湘江悠悠唱晚，哪里能孕育出那样清透伶俐的姑娘。

可惜的是，时光流逝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改变。时光的美妙也在这里，它能够改变一些事，也能够令一些事，在人心里镌刻永久。1904年，孙中山先生为他的梦想满世界奔走，而这个国家，满目疮痍，遍地硝烟。就是这一年，这个宁静小村里，一户蒋姓人家里，诞生了一个女婴。这户人家，有着几进几出的深宅大院，一切都很符合人们对富贵人家的定义。

后来这里的人们，提到那座蒋家大宅时，总不无艳羡地描述，大宅门口曾置着一方长石，这块石头被称为“下马石”，即便是知府来了也得停轿下马，步行而入。与下马石一样声名远播的还有蒋家那富丽堂皇的戏楼，据说这座戏楼，用的通通都是上好木材，更叫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它还用象牙和宝石以装饰辉煌。除此之外，蒋家的花园是专门请了上海的工程师精心设计的，用料是从无锡千里迢迢地水运过来的，就连他家的佃户，也专门住在蒋家

另起的一条长街上。

豪门大户里的威严，自古以来是男儿支撑起来的，家族的血脉和荣光只有在男孩的身上才能够传承。丁玲的父亲，这位蒋家少爷，同样是如许期待，然而，女儿的到来，却让父亲的期望全部落空。蒋父叹息之余，将这个原本留给男儿的名字转给了自己的长女——蒋伟。

虽没有一个男儿传承血脉，父亲却给了这个孩子男儿郎的使命。他给她一个男儿郎的名字，就是将重如山的责任紧紧地附着在她的生命中。就算是后来她为自己取了“丁玲”这个名字，也始终无法摆脱宿命中沉重的责任。

蒋家是当地出了名的富户，奢华谈不上，却门楣高挺。富贵的里子往往容易滋生骄腐，除却几位远房的贫寒书生，蒋家子弟，极少不是纨绔子弟。正如那华美的袍子上，暗生结群的虱子。

丁玲的祖母，孀居时依然年轻，她的丈夫在三十五岁时便死去。红颜福薄，她几乎是做了一辈子的寡妇，还好有儿女陪伴，可以寄望余生。

苦楚就如同花粉，散播在下一辈的宿命里。她的儿媳，大多也循着她的路子，年纪轻轻便孤身一人，领着膝

下几个孩子，乏味而平静地走过人生。好好的一次生命，却死寂如同尘埃，未及绚烂飞扬过，却早早地归于沉寂。

一代代人，在富贵里演绎着相同的人生悲欢，平静里带着些许悲哀。然而，芸芸众生里，总会有些异数。在丁玲之前，这户人家与众不同，没有走上那条老路的，只有丁玲的二伯父和一位叔叔。他们看透了荣华里的钩心斗角，奢靡里的空洞凄凉，一位将红尘早早看破，念着佛经皈依佛祖门下；另一位更加出格，干脆上山当了土匪。痛快倒是痛快了，只是偌大蒋家，在丁玲伯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后，便剩下了满门寡妇，冷清得令人忍不住要做噩梦。噩梦如蛇，在每一个昏暗的午夜缠绕着那一道富贵的门楣，冷冷地窥视这一大家人的悲欢。

其实如果丁玲的父亲未曾死去，那她还是这个大家族中备受宠爱的小姐。闺门里的纤纤女流，闲来看花喂鸟，忙起来，也至多做些女红，绣几方罗帕或是锦囊。等到待嫁的年龄，自有父母为她寻一户门当户对的人家，尔后成婚，相夫，教子，一世安宁，操心的，也不过是些富贵里的琐事。当时的深门闺秀，莫不是如此。

她终究没能这样安稳地成长，平静地度过她的一生。

三岁，她的父亲便溘然长逝。留下年轻的母亲，以及